北史/卷0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六 ◄

北史
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

西域

► 卷九十八

【序】

《夏書》稱：「西戎即序。」班固云：「就而序之，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。」漢氏初開西域，有三十六國。其後，分立五十五王，置校尉、都護以撫之。王莽篡位，西域遂絕。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，西至西海，東西萬里，皆來朝貢。復置都護、校尉，以相統攝。其後或絕或通，漢朝以為勞弊中國，其官時置時廢。暨魏、晉之後，互相吞滅，不可復詳記焉。

道武初，經營中原，未暇及於四表。既而西戎之貢不至，有司奏依漢氏故事，請通西域，可以振威德於荒外，又可致奇貨於天府。帝曰：「漢氏不保境安人，乃遠開西域，使海內虛耗，何利之有？今若通之，前弊復加百姓矣！」遂不從。曆明元世，竟不招納。

太延中，魏德益以遠聞，西域龜茲、疏勒、烏孫、悅般、渴槃陀、鄯善、焉耆、車師、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。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，有求則卑辭而來，無欲則驕慢王命，此其自知絕遠，大兵不可至故也。若報使往來，終無所益，欲不遣使。有司奏：「九國不憚遐險，遠貢方物，當與其進，安可豫抑後來？」乃從之。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、許綱等西使。恩生出流沙，為蠕蠕所執，竟不果達。又遣散騎侍郎董琬、高明等多齎錦帛，出鄯善，招撫九國，厚賜之。初，琬等受詔：便道之國，可往赴之。琬過九國，北行至

烏孫國。其王得魏賜，拜受甚悅。謂琬等曰：「傳聞破洛那、者舌皆思魏德，欲稱臣致貢，但患其路無由耳。今使君等既到此，可往二國，副其慕仰之誠。」琬於是自向破洛那，遣明使者舌。烏孫王為發導譯，達二國，琬等宣詔慰賜之。已而琬、明東還，烏孫、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，十有六國。自後相繼而來，不間于城，國使亦數十輩矣。

初，太武每遣使西域，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，令護送。至姑臧，牧犍恆發使導路，出於流沙。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，牧犍左右謂使者曰：「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，云：'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，士馬疫死，大敗而還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。'我君大喜，宣言國中。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：'魏已削弱，今天下唯我為強。若更有魏使，勿復恭奉。'西域諸國，亦有貳。」且牧犍事主，稍以慢墮。使還，具以狀聞。太武遂議討牧犍。涼州既平，鄯善國以為辱亡齒寒，自然之道也。今武威為魏所滅。次及我矣。若通其使人，知我國事，取亡必近；不如絕之，可以支久。乃斷塞行路，西域貢獻，歷年不入。後平鄯善，行人復通。

始，琬等使還京師，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，云：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，後稍相並，至太延中為十六國。分其地為四域：自蔥嶺以東，流沙以西為一域；蔥嶺以西，海曲以東為一域；者舌以南，月氏以北為一域；兩海之間，水澤以南為一域。內諸小渠長，蓋以百數。其出西域，本有二道，後更為四：出自玉門，度流沙，西行二千里至鄯善，為一道；自玉門度流沙，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，為一道；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，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，為一道；自莎車西南五百里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，為一道焉。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，紀其名，不能具國俗也。

東西魏時，中國方擾，及于齊、周，不聞有事西域，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。

隋開皇、仁壽之間，尚未雲經略。煬帝時，乃遣侍御史韋節、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藩諸國，至罽賓得瑪瑙杯，王舍城得佛經，史國得十舞女、師子皮、火鼠毛而還。帝復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。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，矩因其使者入朝，啖以厚利，令其轉相諷諭。大業中，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，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。尋屬中國大亂，朝貢遂絕。然事亡失，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。魏時所來者，在隋亦有不至，今總而編次，以備前書之《西域傳》云。至於道路遠近，物產風俗，詳諸前史，或有不同。斯皆錄其當時，蓋以備其遺闕爾。

鄯善國

鄯善國，都扜泥城，古樓蘭國也。去代七千六百里。所都城方一里。地多沙鹵，少水草，北即白龍堆路。至太延初，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。及太武平涼州，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。無諱後謀渡流沙，遣其弟安周擊鄯善，王比龍恐懼欲降。會魏使者自天竺、罽賓還，俱會鄯善，勸比龍拒之，遂與連戰。安周不能克，退保東城。後比龍懼，率眾西奔且末，其世子乃應安周。

鄯善人頗剽劫之，令不得通，太武詔散騎常侍、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。度歸到敦煌，留輜重，以輕騎五千度流沙，至其境。時鄯善人眾布野，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。邊守感之，皆望旗稽服。其王真達面縛出降，度歸釋其縛，留軍屯守，與真達詣京都。太武大悅，厚待之。是歲，拜交趾公韓拔為假節、征西將軍、領護西戎校尉、鄯善王以鎮之，賦役其人，比之郡縣。

且末國

且末國，都且末城，在鄯善四，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。真君三年，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，率國人之半奔且末。後役屬鄯善。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，夏日有熱風，為行旅之患。風之所至，唯老駝預知之，即嗔而聚立，埋其口鼻于沙中。人每以為候，亦即將氈擁蔽鼻口。其風迅駃，斯須過盡，若不防者，必至危斃。

大統八年，其兄鄯善米率眾內附。

于闐國

于闐國，在且末西北，蔥嶺之北二百餘里。東去鄯善千五百里，南去女國三千里，去硃俱波千里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，去代九千八百里。其地方亙千里，連山相次，所都城方八九里。部內有大城五，小城數十。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，中出玉石。土宜五穀並桑、麻。山多美玉。有好馬、駝、騾。其刑法，殺人者死，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。自外風俗物產，與龜茲略同。俗重佛法，寺塔、僧尼甚眾。王尤信尚，每設齋日，必親自灑掃饋食焉。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，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。石上有辟支佛跣處，雙跡猶存。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，雲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。俗無禮義，多盜賊淫縱。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，深目高鼻，唯此一國，貌不甚胡，頗類華夏。城東二

十里有大水北流，號樹枝水，即黃河也，一名計式水。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，與樹枝水會，俱北流。

真君中，太武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，慕利延懼，驅其部落渡流沙。那進軍急追之，慕利延遂西入于闐，殺其王，死者甚眾。獻文末，蠕蠕寇于闐。于闐患之，遣使素目伽上表曰：「西方諸國，今皆已屬蠕蠕。奴世奉大國，至今無異。今蠕蠕軍馬到城下，奴聚兵自固，故遣使奉獻，遙望救援。」帝詔公卿議之。公卿奏曰：「于闐去京師幾萬里，蠕蠕之性，唯習野掠，不能攻城。若為害，當時已旋矣，雖欲遣師，勢無所及。」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，亦以為然。於是詔之曰：「朕承天理物，欲令萬方各安其所，應敕諸軍，以拯汝難。但去汝遐阻，政復遣援，不救當時之急，是以停師不行，汝宜知之。朕今練甲養卒，一二歲間，當躬率猛將，為汝除患。汝其謹敬候，以待大舉。」先是，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，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。經于闐，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，假言慮有寇不達。羊皮言狀，帝怒，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。自後每使朝貢。

周建德三年，其王遣使獻名馬。

隋大業中，頻使朝貢。其王姓王，字早示門。練錦帽，金鼠冠，妻戴金花。其王髮不令人見，俗言若見王髮，其年必儉云。

蒲山國，故皮山國也。居皮城，在于闐南，去代一萬二千里。其國西南三里有凍淩山。後役屬于闐。

悉居半國，故西夜國也，一名子合。其王號子。治呼犍。在于闐西，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。太延初，遣使來獻，自後貢使不絕。

權于摩國，故烏秅國也。其王居烏秅城。在悉居半西南，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。

渠莎國，居故莎車城，在子合西北，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。

車師國

車師國，一名前部，其王居交河城。去代萬五十里。其地北接蠕蠕，本通使交易。太武初，始遣使朝獻，詔行人王恩生、許綱等出使。恩生等始度流沙，為蠕蠕所執。恩生見

蠕蠕吳提，持魏節不為之屈。後太武切讓吳提，吳提懼，乃遣恩生等歸。許綱到敦煌病死，朝廷壯其節，賜謚曰貞。

初，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，鳩集遺人，破車師國。真君十一年，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：「臣亡父僻處塞外，仰慕天子威德，遣使奉獻，不空於歲。天子降念，賜遣甚厚。及臣繼立，亦不闕常貢，天子垂矜，亦不異前世。敢緣至恩，輒陳私懇。臣國自無諱所攻擊，經今八歲，人民饑荒，無以存活。賊今攻臣甚急，臣不能自全，遂舍國東奔，三分免一。即日已到焉耆東界，思歸天闕，幸垂賑救。」於是下詔撫慰之，開焉耆倉給之。正平初，遣子入侍，自後每使朝貢不絕。

高昌

高昌者，車師前王之故地，漢之前部地也。東西二百里，南北五百里，四面多大山。或云：昔漢武遣兵西討，師旅頓弊，其中尤困者因住焉。地勢高敞，人庶昌盛，因名高昌。亦云：其地有漢時高昌壘，故以為國號。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。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居於此。晉以其地為高昌郡。張軌、呂光、沮渠蒙遜據河西，皆置太守以統之。敦煌十三日行。

國有八城，皆有華人。地多石磧，氣候溫暖，厥土良沃，穀麥一歲再熟，宜蠶，多五果，又饒漆。有草名羊刺，其上生蜜。而味甚佳。引水溉田。出赤鹽，其味甚美，復有白鹽，其形如玉，高昌人取以為枕，貢之中國。多蒲桃酒。俗事天神，兼信佛法。國中羊、馬，牧在隱僻處以避寇，非貴人不知其處。北有赤石山，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，夏有積雪。此山北，鐵勒界也。

太武時有闞爽者，自為高昌太守。太延中，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，為蠕蠕所執。真君中，爽為沮渠無諱所襲，奪據之。無諱死，弟安周代立。和平元年，為蠕蠕所並。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，其稱王自此始也。

太和初，伯周死，子義成立。歲餘，為從兄首歸所殺，自立為高昌王。五年，高車王阿至羅殺首歸兄弟，以敦煌人張孟明為王。後為國人所殺，立馬儒為王，以鞏顧禮、麴嘉為左右長史。二十一年，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，請師逆接，求舉國內徙。孝文納之，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，割伊吾五百里，以儒居之。至羊榛水，儒遣嘉、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。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。禮等還高昌，安保亦還伊吾。安保遣

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。至白棘城，去高昌百六十里。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，不願東遷，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為王。

嘉字靈鳳，金城榆中人。既立，又臣於蠕蠕那蓋。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。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，嘉又臣高車。初，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，入於焉耆，又為嚈噠所破滅，國人分散，眾不自立，請主於嘉。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。永平元年，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、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，仍求內徙，乞軍迎援。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，至伊吾，失期而反。于後十餘遣使獻珠像、白黑貂裘、名馬、鹽枕等，款誠備至。唯賜優旨，卒不重迎。三年，嘉遣使朝貢，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。延昌中，以嘉為持節、平西將軍、瓜州刺史、泰臨縣開國伯，私署王如故。熙平初，遣使朝獻。詔曰：「卿地隔關山，境接荒漠，頻請朝援，徙國內遷。雖來誠可嘉，即於理未帖。何者？彼之顓庶，是漢、魏遺黎，自晉氏不綱，因難播越，成家立國，世積已久。惡徙重遷，人懷戀舊。今若動之，恐異同之變，爰在肘腋，不得便如來表也。」神龜元年冬，孝亮復表求援內徙，朝廷不許。正光元年，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。嘉朝貢不絕，又遣使奉表，自以邊遐，不習典誥，求借《五經》、諸史，並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，明帝許之。嘉死，贈鎮西將軍、涼州刺史。

子堅立。於後關中賊亂，使命遂絕。普泰初，堅遣使朝貢，除平西將軍、瓜州刺史，泰臨縣伯，王如故。又加衛將軍。至永熙中，特除儀同三司，進為郡公。後遂隔絕。至大統十四年，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。恭帝二年，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。武成元年，其王遣使獻方物。保定初，又遣使來貢。

其國，周時，城有一十六。後至隋時，城有十八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，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。官有令尹一人，比中夏相國；次有公二人，皆王子也，一為交河公，一為田地公；次有左右衛；次有八長史，曰吏部、祠部、庫部、倉部、主客、禮部、戶部、兵部等長史也；次有五將軍，曰建武、威遠、陵江、殿中、伏波等將軍也；次有八司馬，長史之副也；次有侍郎、校郎、主簿、從事，階位相次，分掌諸事。次有省事，專掌導引。其大事決之于王，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。評章錄記，事訖即除，籍書之外，無久掌文案。官人雖有列位，並無曹府，唯有每早集於牙門，評議眾事。諸城各有戶曹、水曹、田曹。城遣司馬、侍郎相監檢校，名為令。服飾，丈夫從胡法，婦人裙襦，頭上作髻。其風俗政令，與華夏略同，兵器有弓、刀、箭、楯、甲、槊。文字亦同華夏，兼用胡書。有《毛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置學官弟子，以相教授。雖習讀之，而皆為胡語。賦稅則計田輸銀錢，無者輸麻布。其刑法、風俗、昏姻、喪葬與

華夏小異而大同。自敦煌向其國，多沙磧，茫然無有蹊徑，欲往者，尋其人畜骸骨而去。路中或聞歌哭聲，行人尋之，多致亡失，蓋魑魅魍魎也。故商客往來，多取伊吾路。

開皇十年，突厥破其四城，有二千人來歸中國。

堅死，子伯雅立。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，其父死，突厥令依其俗。伯雅不從者久之。突厥逼之，不得已而從。煬帝即位，引致諸蕃。

大業四年，遣使貢獻，帝待其使甚厚。明年伯雅來朝，因從擊高麗。還，尚宗室女華容公主。八年冬，歸蕃，下令國中曰：「先者，以國處邊荒境，被髮左衽。今大隋統御，宇宙平一。孤既沐浴和風，庶均大化。其庶人以上，皆宜解辮削衽。」帝聞而善之，下詔曰：「光祿大夫、弁國公、高昌王伯雅，本自諸華，世祚西壤，昔因多難，翦為胡服。自我皇隋，平一宇宙，伯雅逾沙忘阻，奉貢來庭，削衽曳裾，變夷從夏，可賜衣冠，仍班製造之式。」然伯雅先臣鐵勒，恆遣重臣在高昌國，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，送於鐵勒。雖有此令取悅中華，然竟畏鐵勒，不敢改也。自是歲令貢方物。

且彌國，都天山東于大谷，在車師北，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。本役屬車師。

焉耆國

焉耆國，在車師南都員渠城，白山南七十里，漢時舊國也，去代一萬二百里。其王姓龍，名鳩屍畢那，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。所都城方二里。國內凡有九城。國小人貧，無綱紀法令。兵有弓、刀、甲、槊。婚姻略同華夏。死亡者，皆焚而後葬，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。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。文字與婆羅門同。俗事天神，並崇信佛法也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。是日也，其國咸依釋教，齋戒行道焉。氣候寒，土田良沃，穀有稻、粟、菽、麥，畜有駝、馬。養蠶，不以為絲，唯充綿纊。俗尚蒲桃酒，兼愛音樂。南去海十餘里，有魚鹽蒲葦之饒。東去高昌九百里，西去龜茲九百里，皆沙磧。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。

恃地多險，頗剽劫中國使。太武怒之，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，約齎輕糧，取食路次。度歸入焉耆東界，擊其邊守左回、尉犁二城，拔之，進軍圍員渠。鳩屍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，守險以距。度歸募壯勇，短兵直往沖，鳩屍畢那眾大潰，盡虜之，單騎走入山中。度歸進屠其城，四鄙諸戎皆降服。焉耆為國，鬥絕一隅，不亂日久，獲其珍奇異玩，殊

方譎詭難識之物，橐駝、馬、牛、雜畜巨萬。時太武幸陰山北宮，度歸破焉耆露板至，帝省訖，賜司徒崔浩書曰：「萬度歸以五千騎，經萬餘里，拔焉耆三城，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。自古帝王，雖云即序西戎，有如指注，不能控引也。朕今手把而有之，如何？」浩上書稱美。遂命度歸鎮撫其人。初，鳩尾畢那走山中，猶覬城不拔，得還其國。既見盡為度歸所克，乃奔龜茲。龜茲以其婿，厚待之。

周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獻名焉。

隋大業中，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。是時，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。

龜茲國

龜茲國，在尉犁西北，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，都延城，漢時舊國也，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。其王姓白，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。其王頭系彩帶，垂之於後，坐金師子床。所居城方五六里。其刑法，殺人者死，劫賊則斷其一臂，並刖一足。賦稅，准地征租，無田者則稅銀。風俗、婚姻、喪葬、物產與焉耆略同，唯氣候少溫為異。又出細氈、燒銅、鐵、鉛、麝皮、氍毹、鐃沙、鹽綠、雌黃、胡粉、安息香、良馬、犎牛等。東有輪台，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。其南三百里，有大河東流，號計戍水，即黃河也。東去焉耆九百里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。其東關城戍，寇竊非一，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。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，度歸擊走之，斬二百餘級，大獲駝馬而還。俗性多淫，置女市，收男子錢以入官。土多孔雀，群飛山谷間，人取而食之，孳乳如雞鶩，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。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，流出成川，行數里入地，狀如餳糊，甚臭。服之，髮齒已落者，能令更生，癘人服之，皆愈。自後每使朝貢。

周保定元年，其王遣使來獻。

隋大業中，其王白蘇尼栻巫遣使朝，貢方物。是時，其國勝兵可數千人。

姑默國，居南城，在龜茲西，去代一萬五百里。役屬龜茲。

溫宿國，居溫宿城，在姑默西北，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。役屬龜茲。

尉頭國，居尉頭城，在溫宿北，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。役屬龜茲。

烏孫國，居赤穀城，在龜茲西北，去代一萬八十里。其國數為蠕蠕所侵，西徙蔥嶺山中。無城郭，隨畜牧逐水草。

太延三年，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，後每使朝貢。

疏勒國

疏勒國，在姑默西，白山南百餘里，漢時舊國也。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。文成末，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，長二丈餘。帝以審是佛衣，應有靈異，遂燒之以驗虛實，置於猛火之上，經日不然，觀者莫不悚駭，心形俱肅。其王戴金師子冠。土多稻、粟、麻、麥、銅、鐵、錫、雌黃，每歲常供送於突厥。其都城方五里。國內有大城十二，小城數十。人手足皆六指，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。勝兵者二千人。南有黃河，西帶蔥嶺，東去龜茲千五百里，西去吲汗國千里，南去硃俱波八九百里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。

悅般國，在烏孫西北，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。其先，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。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，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，其羸弱不能去者，住龜茲北。地方數千里，眾可二十餘萬，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。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，而其人清潔于胡。俗翦髮齊眉，以餳糊塗之，昱昱然光澤。日三澡漱，然後飲食。其國南界有火山，山傍石皆燋鎔，流地數十里乃凝堅，人取以為藥，即石流黃也。

與蠕蠕結好，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，欲與大檀相見。入其界百餘里，見其部人不浣衣，不絆髮，不洗手，婦人口舐器物。王謂其從臣曰：「汝曹誑我，將我入此狗國中。」乃馳還。大檀遣騎追之，不及。自是相仇讎，數相征討。

真君九年，遣使朝獻。並送幻人，稱能割人喉脈令斷，擊人頭令骨陷，皆血出或數升或盈鬥，以草藥內其口中，令嚼咽之，須臾血止，養瘡一月復常，又無痕瘢。世疑其虛，乃取死罪囚試之，皆驗。雲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，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。又言：其國有大術者，蠕蠕來抄掠，術人能作霖雨、盲風、大雪及行潦，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。是歲，再遣使朝貢，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。太武嘉其意，命中外諸軍戒嚴，以淮南王佗為前鋒，襲蠕蠕。仍詔有司，以其鼓舞之節，施於樂府。自後每使朝貢。

者至拔國，都者至拔城，在疏勒西，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。其國東有潘賀那山，出美鐵及師子。

迷密國，都迷密城，在者至拔西，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。正平元年，遣使獻一峰黑橐駝。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，出金、玉，亦多鐵。

悉萬斤國，都悉萬斤城，在迷密西，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。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，出師子。每使朝貢。

忸密國，都忸密城，在悉萬斤西，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。

破洛那國，故大宛國也。都貴山城，在疏勒西北，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。

太和三年，遣使獻汗血馬，自此每使朝貢。

粟特國

粟特國，在蔥嶺之西，古之奄蔡，一名溫那沙，居於大澤，在康居西北，去代一萬六千里。先是，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，至王忽倪，已三世矣。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，及魏克姑臧，悉見虜。文成初，粟特王遣使請贖之，詔聽焉。自後無使朝獻。

周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貢方物。

波斯國

波斯國，都宿利城，在忸密西，古條支國也。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。城方十里，戶十餘萬，河經其城中南流。土地平正，出金、銀、鍮石、珊瑚、琥珀、車渠、馬腦，多大真珠、頗梨、琉璃、水精、瑟瑟、金剛、火齊、鑌鐵、銅、錫、硃砂、水銀、綾、錦、疊、氈、氍毹、駱駝、赤羆皮、及薰六、郁金、蘇合、青木等香，胡椒、薑撥、石蜜、千年棗、香附子、訶梨勒、無食子、鹽綠、雌黃等物。氣候暑熱，家自藏冰。地多沙磧，引水溉灌。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，唯無稻及黍、稷。土出名馬、大驢及駝，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，富室至有數千頭。又出白象、師子、大鳥卵。有鳥形如橐駝，

有兩翼，飛而不能高，食草與肉，亦能栜敢火。其王姓波氏名斯，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衣錦袍、織成帔，飾以真珠寶物。其俗：丈夫翦髮，戴白皮帽，貫頭衫，兩箱近下開之，亦有巾帔，緣以織成；婦女服大衫，披大帔，其髮前為髻，後披之，飾以金銀花，仍貫五色珠，絡之於膊。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，猶中國之離宮也。每年四月出遊處之，十月仍還。王即位以後，擇諸子內賢者，密書其名，封之于庫，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。王死，眾乃共發書視之，其封內有名者，即立以為王。余子出各就邊任，兄弟更不相見也。國人號王曰醫栜贊，妃曰防步率，王之諸子曰殺野。大官有摸胡壇，掌國內獄訟；泥忽汗，掌庫藏、關禁；地卑，掌文書及眾務。次有遏羅訶地，掌王之內事；薛波勃，掌四方兵馬，其下皆有屬官，分統其事。兵有甲、槊、圓排、劍、弩、弓、箭。戰兼乘象，百人隨之。

其刑法：重罪懸諸竿上，射殺之；次則繫獄，新王立，乃釋之；輕罪則劓、刖若髡，或翦半鬢及系牌于項，以為恥辱；犯強盜，系之終身；奸貴人妻者，男子流，婦人割其耳鼻。賦稅，則准地輸銀錢。俗事火神天神。文字與胡書異。多以姊妹為妻妾，自餘婚合，亦不擇尊卑，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。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，王收養之，有功勳人，即以分賜。死者，多棄屍於山，一月著服。城外有人別居，唯知喪葬之事，號為不淨人。若入城市，搖鈴自別。以六月為歲首，尤重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。其日，人庶以上，各相命召，設會作樂，以極歡娛。又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祭其先死者。

神龜中，其國遣使上書貢物，云：「大國天子，天之所生，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。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。」朝廷嘉納之。自此，每使朝獻。恭帝二年，其王又遣使獻方物。

隋煬帝時，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。尋使隨昱貢方物。

伏盧尼國，都伏盧尼城，在波斯國北，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。累石為城，東有大河南流，中有鳥，其形似人，亦有如橐駝、馬者，皆有翼，常居水中，出水便死。城北有雲尼山，出銀、珊瑚、琥珀，多師子。

色知顯國，都色知顯城，在悉萬斤西北，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。土平，多五果。

伽色尼國，都伽色尼城，在悉萬斤南，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。土出赤鹽，多五果。

薄知國，都薄知城，在伽色尼國南，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。多五果。

牟知國，都牟知城，在忸密西南，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。土平，禽獸草木類中國。

阿弗太汗國，都阿弗太汗城，在忸密西，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。土平，多五果。

呼似密國，都呼似密城，在阿弗太汗西，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。土平，出銀、琥珀，有師子，多五果。

諾色波羅國，都波羅城，在忸密南，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。土平，宜稻、麥，多五果。

早伽至國，都早伽至成，在忸密西，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。土平，少田殖，取稻、麥於鄰國，有五果。

伽不單國，都伽不單城，在悉萬斤西北，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。土平，宜稻、麥，有五果。

者舌國，故康居國，在破洛那西北，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。太延三年，遣使朝貢，不絕。

伽倍國，故休密翕侯，都和墨城，在莎車西，去代一萬三千里。人居山谷間。

折薛莫孫國，故雙靡翕侯，都雙靡城，在伽倍西，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。居山谷間。

鉗敦國，故貴霜翕侯，都護澡城，在折薛莫孫西，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，居山谷間。

弗敵沙國，故肹噸翕侯，都薄茅城，在鉗敦西，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。居山谷間。

閻浮謁國，故高附翕侯，都高附城，在弗敵沙南，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。居山谷間。

大月氏國

大月氏國，都剩鹽氏城，在弗敵沙西，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。北與蠕蠕接，數為所侵，遂西徙都薄羅城，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。其王寄多羅勇武，遂興師越大山，南侵北天竺。自乾陀羅以北五國，盡役屬之。太武時，其國人商販京師，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。於是採礦山中，于京師鑄之，既成，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。乃詔為行殿，容百餘人，光色映徹，觀者見之，莫不驚駭，以為神明所作。自此，國中琉璃遂賤，人不復珍之。

安息國

安息國，在蔥嶺西，都蔚搜城。北與康居，西與波斯相接，在大月氏西北，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。

周天和二年，其王遣使朝獻。

條支國，在安息西，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。

大秦國

大秦國，一名黎軒，都安都城，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。其海滂出，猶渤海也，而東西與渤海相望，蓋自然之理。地方六千里，居兩海之間。其地平正，人居星布。其王都城分為五城，各方五里，周六十里。王居中城，城置八臣，以主四方。而王城亦置八臣，分主四城。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，則四城之臣，集議王所，王自聽之，然後施行。王三年一出觀風化。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，當方之臣，小則讓責，大則黜退，令其舉賢人以代之。其人端正長大，衣服、車旗，擬儀中國，故外域謂之大秦。其土宜五穀、桑、麻，人務蠶、田。多璆琳、琅玕、神龜、白馬硃鬣、明珠、夜光璧。東南通交趾，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。多出異物。

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，河西南流。河西有南北山，山西有赤水，西有白玉山，玉山西有西王母山，玉為堂室云。從安息西界循海曲，亦至大秦，回萬餘里。于彼國觀日月星辰，無異中國，而前史云：條支西行百里，日入處，失之遠矣。

阿鉤羌國，在莎車西南，去代一萬三千里。國西有縣度山，其間四百里，中往往有棧道，下臨不測之深，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，因以名之。土有五穀、諸果。市用錢為貨。居止立宮室。有兵器，土出金珠。

波路國，在阿鉤羌西北，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。其地濕熱，有蜀馬。土平，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類焉。

小月氏國，都富樓沙城，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。寄多羅為匈奴所逐，西徙。後令其子守此城，因號小月氏焉。在波路西南，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。先居西平、張掖之間，被服頗與羌同。其俗以金銀錢為貨，隨畜牧移徙，亦類匈奴。其城東十里有佛塔，周三百五十步，高八十丈。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，八百四十二年，年謂百丈佛圖也。

罽賓國，都善見城，在波路西南，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。居在四山中，其地東西八百里，南北三百里。地平，溫和，有苜蓿、雜草、奇木、檀、槐、梓、竹。種五穀。糞園。田地下濕，生稻。冬食生菜。其人工巧，雕文刻鏤，織罽。有金、銀、銅、錫，以為器物。市用錢。他畜與諸國同。每使朝獻。

吐呼羅國，去代一萬二千里。東至范陽國，西至悉萬斤國，中間相去二千里；南至連山，不知名，北至波斯國，中間相去一萬里。薄提城周匝六十里，城南有西流大水，名漢樓河。土宜五穀，有好馬、駝、騾。其王曾遣使朝貢。

副貨國，去代一萬七千里。東至阿富使且國，西至沒誰國，中間相去一千里；南有連山，不知名，北至奇沙國，相去一干五百里。國中有副貨城，周匝七十里。宜五穀、蒲桃，唯有馬、駝、騾。國王有黃金殿，殿下有金駝七頭，各高三尺。其王遣使朝貢。

南天竺國，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。有伏醜城，周匝十里。城中出摩尼珠、珊瑚。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，城中出黃金、白真檀、石蜜、蒲桃。土宜五穀。

宣武時，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、金、銀。自此，每使朝貢。

疊伏羅國，去代三萬一千里。國中有勿悉城，城北有鹽奇水，西流。有白象。並有阿末黎木，皮中織作布。土宜五穀。

宣武時，其國王伏陀末多遣使獻方物。自是，每使朝貢。

拔豆國，去代五萬一千里。東至多勿當國，西至旃那國，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；南至罽

陵伽國，北至弗那伏且國，中間相去九百里。國中出金、銀、雜寶、白象、水牛、犛牛、蒲桃、五果，土宜五穀。

嚈噠國

嚈噠國，大月氏之種類也，亦曰高車之別種。其原出於塞北。自金山而南，在于闐之西，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。其王都拔底延城，蓋王舍城也。其城方十里餘，多寺塔，皆飾以金。風俗與突厥略同。其俗，兄弟共一妻，夫無兄弟者，妻戴一角帽，若有兄弟者，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。衣服類加以纓絡，頭皆翦髮。其語與蠕蠕、高車及諸胡不同。眾可有十萬，無城邑，依隨水草，以氈為屋，夏遷涼土，冬逐暖處，分其諸妻，各在別所，相去或二百、三百里。其王巡曆而行，每月一處。冬寒之時，三月不徙。王位不必傳子，子弟堪者，死便受之。其國無車，有輿，多駝、馬。用刑嚴急，偷盜無多少，皆腰斬，盜一責十。死者，富家累石為藏，貧者掘地而埋，隨身諸物，皆置塚內。其人凶悍，能鬥戰，西域康居、于闐、沙勒、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，皆役屬之，號為大國。與蠕蠕婚姻。

自太安以後，每遣使朝貢，正光末，遣貢師子一，至高平，遇万俟醜奴反，因留之。醜奴平，送京師。永熙以後，朝獻遂絕。

至大統十二年，遣使獻其方物。廢帝二年、周明帝二年，並遣使來獻。後為突厥所破，部落分散，職貢遂絕。至隋大業中，又遣使朝貢方物。

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。

初，熙平中，明帝遣剌伏子統宋雲、沙門法力等使西域，訪求佛經，時有沙門慧生者，亦與俱行。正光中，還。慧生所經諸國，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，獸舉其略云。

硃居國，在于闐西。其人山居，有麥，多林果。咸事佛，語與于闐相類，役屬嚈噠。

渴盤陀國，在蔥嶺東，硃駒波西。河經其國東北流，有高山，夏積霜雪。亦事佛道，附於嚈噠。

鉢和國，在渴盤陀西。其土尤寒，人畜同居，穴地而處。又有大雪山，望若銀峰。其人

唯食餅面，飲麥酒，服氈裘。有二道，一道西行向嚩噠，一道西南趣烏萇。亦為嚩噠所統。

波知國，在鉢和西南。土狹人貧，依託山谷，其王不能總攝。有三池，傳云大池有龍，次者有龍婦，小者有龍子，行人經之，設祭乃得過，不祭，多遇風雪之困。

賒彌國，在波知之南。山居，不信佛法，專事諸神。亦附嚩噠。

東有鉢盧勒國，路險，緣鐵鎖而度，不下見底。熙平中，宋雲等竟不能達。

烏萇國，在賒彌南。北有蔥嶺，南至天竺。婆羅門胡為其上族。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，其王動則訪決焉。土多林果，引水灌田，豐稻、麥。事佛，多諸寺塔，極華麗。人有爭訴，服之以藥，曲者發狂，直者無恙。為法不殺，犯死罪唯徙於靈山。西南有檀特山，山上立寺，以驢數頭運食山下，無人控禦，自知往來也。

乾陀國，在烏萇西。本名業波，為嚩噠所破，因改焉。其王本是敕勒，臨國已二世矣。好征戰，與罽賓鬥，三年不罷，人怨苦之。有鬥象七百頭，十人乘一象，皆執兵仗，象鼻縛刀以戰。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，高七十丈，周三百步，即所謂雀離佛圖也。

康國

康國者，康居之後也，遷徙無常，不恆故地，自漢以來，相承不絕。其王本姓溫，月氏人也，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，因被匈奴所破，西逾蔥嶺，遂有國。枝庶各分王，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，示不忘本也。王字世夫畢，為人寬厚，甚得眾心。其妻，突厥達度可汗女也。都于薩寶水上阿祿迪城。多人居，大臣三人，共掌國事。其王素冠七寶花，衣綾、羅、錦、繡、白疊。其妻有髮，幪以皁巾。丈夫翦髮，錦袍。名為強國，西域諸國多歸之。米國、史國、曹國、何國、安國、小安國、那色波國、烏那曷國、穆國皆歸附之。有胡律，置於祆祠，將決罰，則取而斷之。重者族，次罪者死，賊盜截其足。人皆深目、高鼻、多髯。善商賈，諸夷交易，多湊其國。有大小鼓、琵琶、五弦、箜篌。婚姻喪制與突厥同。國立祖廟，以六月祭之，諸國皆助祭。奉佛，為胡書。氣候溫，宜五穀，勤修園蔬，樹木滋茂。出馬、駝、騾、犎牛、黃金、硇沙、　　香、阿薩那香、瑟瑟、氍毹、氈皮、氍毹、錦、疊。多蒲桃酒，富家或致千石，連年不敗。

大業中，始遣使貢方物，後遂絕焉。

安國

安國，漢時安息國也。王姓昭武氏，與康國王同族，字設力；妻，康國王女也。都在那密水南，城有五重，環以流水，宮殿皆平頭。王坐金駝座，高七八尺，每聽政，與妻相對，大臣三人，評理國事。風俗同于康居，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，此為異也。

隋煬帝即位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，至其國，得五色鹽而返。

國西百餘里有畢國，可千餘家。其國無君長，安國統之。大業五年，遣使貢獻。

石國

石國，居於藥殺水，都城方十餘里。其王姓石名涅。國城東南立屋，置座於中。正月六日，以王父母燒余之骨，金甕盛置床上，巡繞而行，散以花香雜果，王率臣下設祭焉。禮終，王與夫人出就別帳，臣下以次列坐，享宴而罷。有粟、麥，多良馬。其俗善戰。曾貳於突厥，射匱可汗滅之，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。南去吲汗六百里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。

甸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，後不復至。

女國

女國，在蔥嶺南。其國世以女為王，姓蘇毗，字末羯，在位二十年，女王夫號曰金聚，不知政事。國內丈夫，唯以征伐為務。山下為城，方五六里，人有萬家。王居九層之樓，侍女數百人，五日一聽朝，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。其俗婦人輕丈夫，而性不妒忌。男女皆以彩色塗面，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。人皆被髮，以皮為鞋。課稅無常。氣候多寒，以射獵為業。出鍮石、硃砂、麝香、ＢＸ牛、駿馬、蜀馬。尤多鹽，恆將鹽向天竺興販，其利數倍。亦數與天竺、党項戰爭。其女王死，國中厚斂金錢，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，一為女王，次為小王。貴人死剝皮，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，埋之。經一年，又以其皮納鐵器埋之。俗事阿修羅神，又有樹神，歲初以人祭，或用獼猴。祭畢，入山祝之，有一鳥如雌雉，來集掌上，破腹其視之，有眾粟則年豐，沙石則有災，謂之鳥卜。

隋開皇六年，遣使朝貢，後遂絕。

吲汗國

吲汗國，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，古渠搜國也。王姓昭武，字阿利柒。都城方四里，勝兵數千人。王坐金羊床，妻戴金花。俗多硃砂、金、鐵。東去疏勒千里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。

隋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吐火羅國

吐火羅國，都蔥嶺西五百里，與挹怛雜居。都城方二里，勝兵者十萬人，皆善戰。其俗奉佛。兄弟同一妻，迭寢焉，每一人入房，戶外掛其衣以為志，生子屬其長兄。其山穴中有神馬，每歲牧馬於穴所，必產名駒。南去漕國千七百里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朝貢。

米國

米國，都那密水西，舊康居之地。無王，其城主姓昭武，康國王之支庶，字閉拙。都城方二里，勝兵數百人。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。

大業中，頻貢方物。

史國

史國，都獨莫水南十里，舊康居之地也。其王姓照昭武，字狄遮，亦康國王之支庶也。都城方二里，勝兵千餘人。俗同康國。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，南吐火羅五百里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曹國

曹國，都那密水南數里，舊是康居之地也。國無主，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。都城方三里，勝兵千餘人。國中有得悉神，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，其神有金人，破羅闊丈有五尺，高下相稱，每日以駝五頭、馬十匹、羊一百口祭之，常有數千人，食之不盡。東南去康國百里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何國

何國，都那密水南數里，舊是康居地也。其王姓昭武，亦康國王之族類，字敦。都城方二里，勝兵者千人。其王坐金羊座。東去曹國百五十里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烏那遏國

烏那遏國，都烏滸水西，舊安息之地也。王姓昭武，亦康國王種類，字佛食。都城方二里，勝兵數百人。王坐金羊座。東北去安國四百里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穆國

穆國，都烏滸河之西，亦安息之故地，與烏那遏為鄰。其王姓昭武，亦康國王之種類也，字阿濫密。都城方三里，勝兵二千人。東北去安國五百里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漕國

漕國，在蔥嶺之北，漢時罽賓國也。其王姓昭武，字順達，康國王之宗族也。都城方四里，勝兵者萬餘人。國法嚴，殺人及賊盜皆死。其俗重淫祠，蔥嶺山有順天神者，儀制極華，金銀鍱為屋，以銀為地，祠者日有千餘人。祠前有一魚脊骨，有孔，中通馬騎出入。國王戴金牛頭冠，坐金馬座。多稻、粟、豆、麥，饒象、馬、犎牛、金、銀、鎔鐵、氍毹、硃沙、青黛、安息青木等香、石蜜、黑監、阿魏、沒藥、白附子。去北帆延七百里，東去劫國六百里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。

大業中，遣使貢方物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自古開遠夷，通絕域，必因宏放之主，皆起好事之臣。張騫鑿空于前，班超投筆於後，或結之以重寶，或懾之以利劍，投軀萬死之地，必要一旦之功，皆由主尚來遠之名，臣徇輕生之節。是知上之所好，不必效焉。西域雖通于魏氏，于時中原始平，天子方以混一為心，未遑及此。其信使往來，得羈縻勿絕之道。及隋煬帝規摹宏侈，掩吞秦、漢，裴矩方進《西域圖記》以蕩其心，故萬乘親出玉門關，置伊吾、且末鎮，而關右暨於流沙，騷然無聊生矣。若使北狄無虞，東夷告捷，必將修輪台之戍，築烏壘之城，求大秦之明珠，致條支之鳥卵，往來轉輸，將何以堪其弊哉！古者哲王之制也，方五千里，務安諸夏，不事要荒。豈威不能加，德不能被？蓋不以四夷勞中國，不以無用害有用也。是以秦戍五嶺，漢事三邊，或道殣相望，或戶口減半。隋室恃其強盛，亦狼狽于青海。此皆一人失其道，故億兆罹其苦。載思即敘之義，固辭都護之請，返其千里之馬，不求白狼之貢，則七戎九夷，候風重譯，雖無遼東之捷，豈及江都之禍乎！案西域開於往漢，年世積久，雖離並多端，見聞殊說，此所以前書後史，踳駁不同，豈其好異，地遠故也。人之所知，未若其所不知，信矣。但可取其梗概，夫何是非其間哉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